

香港电影并非只有搞笑、武打、警匪之类的套路，“现实主义”这一路也深耕得非常扎实，尤其擅长塑造底层小人物，可谓入木三分加刻骨铭心。以眼下放映的《麦路人》为例，这部取材于社会真实事件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伙“麦路人”（无家的陌路人）因种种缘故不得已在24小时快餐店过夜的故事，其间很多“小人物的际遇”让人扼腕长叹。

这些“麦路人”中，既有曾为金融才俊的落拓者，也有永远唱不红的歌女，还有离家出走的少年，不敢回家的老伯等。这其中较多的镜头给了一位带着幼女的年轻妈妈，在丈夫遭遇意外后，沉浸赌博的婆婆债台高筑，让她永无止境地还赌债。在债主的逼迫下，她不得不打无数份工，甚至差点去做皮肉生意。那一天，疲惫不堪的她回到快餐店，靠墙坐在长凳上休憩。忽然，睡梦中的她头一歪，一头栽倒在地……年轻的生命就此定格在了那个瞬间。

这猝不及防的一瞬，像是偶然，又似乎必然。绷得太紧的弦总有一天会断，但断得如此突兀，还是惊心 and 悚然。银幕上的慢镜头和着音乐，将我的泪腺炸崩……摩登高楼下，有无数寂寞穷困的身影在游荡，只是不为我们所知罢了。形形色色的

放过自己，放过他人

刘巽达

“一头栽倒”镜头，都是发生在倏忽之间，它们各有不同的因由。

与此同时，我立刻联想到另一个最近网上热传的“一头栽倒”镜头——一个名叫丁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平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要参加课外补习班，这些补习班除了考试必考的科目之外，还包括书法、珠心算、乐器等课外兴趣班，丁丁的妈妈立志要把他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好孩子”。在庞大的课业压力下，丁丁每天睡眠只有短短几小时，于是到了那个晚上——

丁丁的妈妈又在一旁督促丁丁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还要额外再做一些算术练习。丁丁已经连续好几天凌晨才上床休息了，困意让他忍不住对妈妈说：“妈妈，我太困了，我就睡一分钟。”话音未落，孩子的心跳就停止了。

接下来妈妈的慌神、绝望、后悔自不在话下，我多么希望丁丁的妈妈能够早点观看这部《麦路人》，懂得一个基本道理：无论是体力透支还是脑力透支，都是不能持久的，何况孩子还在长身体的关键期。“全面发展”，“全面”之谓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值得深思。说句不中听的话，很多

家长自以为对孩子很重要的知识，其实真的不重要，健康的体魄和天真的童心比什么都重要。

听到过很多“一头栽倒”的事例，但多半是老年人的心血管事故。虽也扼腕，但震惊与痛惜的程度，不可与上述两例相比。人生苦短，为何不放过自己？为何不放过他人？当平凡的生活需要付出生命时，无论多么艰难，都应及时踩刹车，并重思生活的意义。那位香港的年轻妈妈，并无法定义“孝敬婆婆”，但她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不愿“放过自己”，遂走上了不归路。

至于不愿“放过他人”的人，很可能成为“无意间的凶手”。他们以自己的高标准去苛求别人的人生，重压之下，悲剧随时可能发生。“放过”才能心灵自由，才能找回率真。难道还有什么比心灵愉悦更重要的吗？

不瞒各位，电影《麦路人》那个“一头栽倒”的镜头对我冲击太大了，我久久难以从那个情境中缓过神来，我甚至恍惚看到自己也突然重演了这一幕。这是不是某种预兆——身体劳累抑或心理疲累？无论如何，我都不妨视之为某种预警。我要时刻警醒自己：放过自己，放过他人，宽以待己，宽以待人，美好生活之谓，其实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一下“放过的哲学”。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做梅子酒成了时下的流行，俨然都市“森女”的一个入门仪式。一开始是带着好奇的心思跟从潮流，买梅子买酒买冰糖买透明别致的玻璃罐，照着网上寻来的方子亦步亦趋地学，做了几年，慢慢地也体会出一些特别的味道。

青梅原本酸涩，单独食用简直要人性命，但经过时间的珍藏，却可与酒发生神奇的共鸣。浓烈的九江双蒸在与梅子的缠绵厮守中退去了本性中的辛辣，浑身散发出一种内敛的甜美柔和，便仿佛是日子于肆意生长的夏日进入收获的季节，那原本单纯热烈的阳光落在成熟的果实之上，已然转变成一种轻柔的抚慰。又仿佛那些青涩又横冲直撞的少年，在世事人情里跌打滚爬了一番后，虽收起锋芒，洗砺出浑圆的姿态，但却依然在内心保有了对天真和甜蜜的向往。

不同年份做的酒，也都是有不同口感和气味的：哪一年雨水充沛，梅子的滋味便清淡些，哪一年的阳光炽热，那萦绕鼻尖

的香便浓郁些。哪一年心情酸涩，想要给人生多加点甜，放了许多冰糖，那年的酒便格外甜腻，倒入酒杯时微微凝滞，有一种迟缓的眷恋感。生活中经历过的苦，最后竟也发酵出一丝甜。哪一年想着要换

青梅可煮酒

金莹

个不寻常的味道，便将冰糖从广西的黄冰糖换成了从与梅子来自同一个故乡的云南黑糖，拧开盖子时有一股清冽又馥郁的香，仿佛久别相逢后的乍然相见。又有一年的酒，是在看了枝裕和导演的《海街日记》之后做的，晾干梅子后，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用牙签在一颗颗梅子上扎入歪歪扭扭的心事，喝酒的时候置一颗梅子于杯中，看刻了字的梅子沉沉浮浮，不由得想起一些褪色的记忆。

做青梅酒的过程并不复杂。每年青梅上市前，淘宝上便有各式各样的预售链接，福建的梅子上得最早，浙江次之，云南最后。每一年每一地的梅子入酒都会有些微口味和气味上的差异，要熟练的酒客才能分辨。赖于现代发达的物流业，从淘宝买来的梅子大多包裹得十分严实，到达手中时，新鲜宛若刚从枝头摘下，还被一层近似于无的绒毛覆盖，一看

便是青涩饱满的可爱。拂去浮灰，用盐轻轻揉搓后泡水去除涩味，用牙签剔除果蒂，在阴凉处风干后，便可一颗一颗地放入玻璃瓶中了。玻璃瓶要预先用滚水烫过，晾干，不能留有生水或油渍，否则后期容易滋生杂菌。然后，一层青梅一层冰糖，嗜甜的就多放些冰糖，喜清淡的就少放些，丰俭随己。待瓶子七八分满时便可注入底酒，底酒中九江双蒸最为普遍，其他高度的粮食酒也可，三个月后即可开坛饮用。只是，如果想要这酒酿出更丰厚复杂的滋味，便需要有更长久的等待，一年，两年，或者更久，让岁月凝固成琥珀一样的颜色。

底酒不同，梅子酒也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口感。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喜欢在秋天和朋友相约在杭州的满觉陇，消磨一日两日的散淡时光。那时，在一家当红的民宿里尝过以黄酒为底的梅子酒，惊为天人。黄酒口感本就比白酒柔和，又有江南形胜，远山迢迢，悠悠的桂子芬芳飘荡风中，轻抿一口绵温软的酒，真觉得此时此地，只有这样的酒才能与暖风共同熏得游人醉。后来自己也试着用黄酒浸青梅，只是黄酒的度数低，能保存的时间短，需随浸随喝，终究不如用高度酒浸的青梅酒方便，便渐渐放弃了。

古人有诗歌，“月到阶前梅子树”。喝一杯新酿的美酒，看初凉的晚风吹过树梢，月色寂静清凉，啊，夏天竟然走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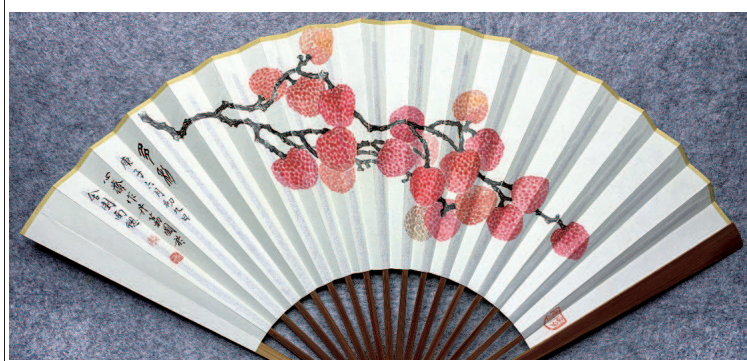
边看边聊



荔枝(中国画)

荔枝(中国画)

嘉山雅士



回归家园

林筱瑾

九月的福州鼓岭，夏已临尽头。凭栏观霞，天街里的云湖、怪兽、人脸、各种科幻符号轮番出没，须臾，山峦凝成黑墨，吞没无数白墙红瓦。山脊、拗口的灯光萤火般腾起，横亘、疏密着，像天河遗落的晶链。天幕也加入蓝黑阵营，微风、明月、星链组成一幅人间的夏美图。野地里，蛩鸣热烈，嘈而不噪、杂而不乱，偶尔夹杂着拖沓的足音，人语也依稀可辨，瞬间又被由远及近车轮碾压路面的声音搅碎。

邀几个亲友同辈上山小住，食材素简，白天游泳、喝茶，南方人午后集体补觉，夜间伴着竹风入眠，小有成仙的感觉。四五年前，我从上海来闽都访亲，榕城正被喻为火炉，然而一踩油门二十多分钟直奔上山，看到岭上展出的样板房就再也无法挪步了：



夜光杯

现代山间小宅有依山傍路的庭台、窗边是一幅莫干山幽谷般的竹景画轴，紫色烟岚里叠着千层山影。熟悉的乡音，暖流一样按摩了耳朵，唤醒我童年从祖母、父亲口口相传嵌入的记忆，还有泛着包浆、无客不欢的油亮茶台。山中那无边泳池，虽有点浮夸，一波云影和山涧绝响的引力着实难以抵御。

常常自问这份走近福州的缘分是刻意还是随性，父母家族上世纪五十年代独北漂沪上，我在下半生独自回溯到父母的原乡，一见如故。是血脉、基因、人文、巧合还是天注定？

看这方水土的茶饮，不似沪上的新式茶，各式奶和果香，缤纷的各式塑料杯，“喜”感十足却没了茶样。这里，喝茶也唤作吃茶，三餐一样的重要，随身携带迷你茶罐、内装一封上好岩茶，是福州茶客的标配。一声召唤，把盏推杯，三泡过后，茶主的底色也呈现出来，不紧不慢地打开，一轮一轮地递进，仪式感、分寸感在绵指拿捏之间，物以类聚，个中深浅和底蕴尽在悠然不言中。

这里的山，几袋烟的功夫就能登顶。城内有多

处上山的便道，半山汨汨的泉眼供着清凉让旅人歇息。登山杖和户外加热炉相伴，登山杖已成爱运动的小家庭和好友周末的嗜好。难得一脉和生活如此贴近的山，不在高，在顶上眺望家园，极易分辨自身的位置，这方适意的水土谁愿远离？

山间邂逅几位安居乐业的中青年人，他们倚靠大山或承包山林养殖，或发展民宿，或搞艺术创作，多前就潜藏着金山银山的梦想。天道酬勤，福建式的勤劳付出与收获令其更开怀接纳物，拈花微笑里送出阳光阔格人杰地灵的柔风。

上海-福州，复兴号像穿梭在两处故乡间的移动书房，也像一枚飞针，欲把下半生织成一幅多彩双面绣。

《东坡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房州（今湖北房县）通判许安世写信给我说，我这个地方有个异人，头上经常戴着三朵花，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此人能写诗，意境神妙，并且，他还能绘画写真，许安世希望能得到一本。房州人至今都称那人为三朵花先生。

有人说三朵花姓李，隐居在州里的福溪岩。他每回上街，都戴着三朵花，市人都围着叫他三朵花，他只是笑笑说：休打里。休打里，是房州的方言，意思是“不要这样”。有两三个老头，经常和他一起玩，有次到山里去，老头说请他去城里喝酒，三朵花说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老头们回城时，三朵花已经先行到达。到酒店喝酒时，酒

钱已经用完，但酒还没有喝高兴，三朵花就伸手到腰间的小竹篓里掏钱买，直到喝醉。老头们偷偷看那小竹篓，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而三朵花伸手到小竹篓，就有钱取出。

很久——笔记新说 陆春祥 以后，三朵花忽然向众人告了别，不知道去了哪里，他原先隐居的地方，石壁上保存着他的塑像，房州人还为他写了首诗：戴花三朵镇长春，谁识玄中不二门。醉里自传神似活，终当不老看乾坤。尾句或者是：不知不觉到黄昏。

绍兴初年，江淮一带有个大盗叫张琦，他也自称三朵花，他想冒充三朵

花来诱惑百姓。不知姓名的三朵花先生，云里雾中，神龙不见首尾，极其神秘，不过，他依然散发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男人戴花，在古代并不稀奇，唐代新科进士，他们赶赴琼林宴时，都要隆重戴花。但这里的三朵花，还是有点怪，不是一朵，不是两朵，而是三朵，什么意思？一朵单调，二朵成双，也单调，三朵正好，三生万物，三朵花先生，一定是道士，他隐居，他喝酒，他写真，均有道士做派。

在两宋，男子戴花似乎是个时尚。宋徽宗每次出游，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翻翻《水浒传》，

去美国探亲，正赶上新冠病毒肆虐，当地实施“居家令”，头发长了，一时竟无处可剪。前几个月，都是女儿为我理的发。这一天，小外孙女自告奋勇，说她看过妈妈为我剪发，她也想尝试为我理个发。

外孙女刚满10岁，上四年级。说实在，如在国内，家长们恐怕连他们动刀叉之类都要慎之又慎，何况让她拿剃刀理发呢？但凭平时对她动手能力的观察，我觉得她是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加上反正也出不了门，发型好看与否已无所谓，让小家伙有个动手实践的机

会，何乐而不为呢！

当晚吃过饭，小家伙就搬出理发工具箱，将电推、剪刀、木梳等逐一摊在桌子上，好像开杂货铺似的。她先让我用热水冲头，把头发弄湿，然后像模像样地给我戴上围脖，扣好领口。

我正襟危坐。只见她先给电推插上电，然后一脚踩上塑料小板凳（因为个子矮），轻轻地按下了我的头。

小家伙不慌不忙，从下朝上，从左到右，拉下来，推上去。吡吡吡……电推子经过处，一小把一小把头发纷纷扬扬掉落在地板上。我正想叮嘱她把速度放慢一些，就见老大一把头发团径直滚落下来。正在一旁

督查的老伴有点紧张：“剃多了，剃多了，赶快停！”原来，小家伙下手重了，右上鬓角处，随即拉下一个豁口。

小家伙倒有大将风度，一点也不慌张：“嘴里说‘晓得了’，手里的电推子却依旧不停。”

帮外公理发

李建强

我劝阻老伴不要多话，鼓励外孙女说：“没问题，放心剪！”

不一会，小家伙就用电推推完了后脑勺和左右两鬓。她从板凳上跳下来，端详了一下，

又拿起剪刀，开始处理头顶和额前的长发。

在剪刀和木梳的艰难组合下，一蓬蓬黑白交杂的头发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慢慢地，由纷乱迷眼而渐入程序，我多少有些悬着的心也松弛下来。

小家伙手脚还挺麻利，三下五除二，不到一刻钟，就大声宣告：“外公，剪好了！”

老伴连忙拿来镜子。我注视自己的镜像，除了右鬓，因为开初的那一大刀，留下一个明显的缺口之外，其他都还说得过去。由衷地，我对小家伙的工作表示满意。老伴则在一旁窃笑不已：“哈，笑煞人了，第一次看到你剃了个马桶头！”

七夕会

对我的称赞，小家伙全盘接受。还如数家珍地炫耀起她曾经在学校、在家里做过的各种手工活，特别是老师曾对她的夸赞。临了，还补上一句：“外公，下次还是让我给你理发哦！”动手实践能力，常常决定了一代学子的思维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工程制造和创制水平，倘若，我们在反复论证思想理念，大谈特谈方式方法的同时，能从自己的孩子，从家庭这个细胞，从日常的一件件小事开始做起，实际效果会否更好一些呢！

养育

